

时间的小礼物

□魏利娟

□魏世通

长假的尾声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落下帷幕,就像秋日的黄昏,温柔却又带着几分无可挽回的眷恋。当我推开办公室的门,空气中还残留着假期的慵懶气息,仿佛时间也在这几里小憩了片刻。

冰箱门开启的瞬间,我看到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把蒜苔静静地蜷缩着。它原本翠绿的茎秆已经暗淡下来,失去了初时的饱满与鲜润,脱水后的身躯显得有些干瘪,仿佛一位经历了漫长旅途的行者,风尘仆仆,疲惫不堪。

我的第一反应是可惜——这把蒜苔已经过了最佳的食用时光,只能丢掉,又浪费粮食了。然而,就在我伸手要将它丢弃的那一刻,同事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她轻巧地接过了这把看似废弃的蒜苔,眼中闪烁着某种我曾察觉的光芒。

“哇,竟然开花了!”她惊叹道。我凑近细看,果然,那些原本紧闭

的花苞已经悄然绽放。一朵朵小小的白花,纯净得如同初雪,又似夜空中最亮的星。它们是如此的精致,如此的美好,仿佛是造物主在不经意间洒落的珍珠。这些花朵没有玫瑰的浓烈,没有牡丹的富贵,却有着一一种朴素而深沉的美——那是生命在最后一刻绽放的绚烂,是对存在本身最温柔的致敬。

同事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在距离花苞五六厘米的地方剪断,然后将这些花朵插入一只小巧的花瓶中,清水轻漾,白花摇曳,顿时为这个平凡的办公空间平添了几分诗意与雅趣。

日子就这样不经意地流淌着,我们在各自的忙碌中穿梭,偶尔会瞥一眼那瓶花,看它们在阳光下静静地开放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来天后,又是一个平凡的午后,同事的惊呼再次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花朵变紫了呀!”她的声音里满含着惊喜与不可置信,如同发现了世间

最美好的秘密。

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走向那只小花瓶。真的,那些原本纯白的花朵,竟然悄悄地换上了淡紫色的新装。这种紫色淡雅而深邃,像是黄昏时分天空的颜色,又似远山含黛时的朦胧。它们依然那么小巧,那么精致,但这一抹紫色却为它们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韵味——那是时间沉淀后的从容,是生命在流转中展现的另一种姿态。

“没想到,蒜苔会开白花,竟然还能从白色变成淡淡的紫色。真的是时间送给我们的 小礼物啊,太惊喜了。”同事的话语中满含着感动,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些花朵,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触动。这把原本要被丢弃的蒜苔,这些原本不被注意的小花,竟然在时间的流逝中为我们上演了如此美妙的变化。从绿到暗,从白到紫,每一次转变都是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每

一刻存在都是对美的重新定义。

时间,这个看似无情的雕刻师,原来也有着如此温柔的一面。它不仅带走了什么,也在悄无声息中赠予着什么。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失去价值的事物,在时间的魔法下,往往会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彩。

这让我想起了生活中的许多时刻——那些被我们匆忙掠过的细节,那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美好,那些在我们以为已经结束时才刚刚开始 的奇迹。或许,我们都太急于定义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值得留恋的。

而时间,这位最公正的裁判,总是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美从来不按我们的预期出现,生命的精彩或许在我们以为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拉开序幕。

时间的小礼物,就这样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它不张扬,不喧哗,却足以让一颗心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美好。



湖光秋月 晓蓉 摄

老师的一天

(外一首)

□裴金超

晨光还没爬满教案
您早已将知识点
折成小纸船

习题本上的批注
像浅滩的标记
引着我们绕开暗礁

捏着粉笔的手
轻轻拨亮我们体内
那些尚未点亮的灯盏

夕阳擦过讲桌时
您收起教案
指尖落的灰
轻轻飘成
春天的一粒种子

粉笔屑在教室里盘旋
落成您鬓角的霜

您讲的不只是书本
还有生活的哲理
我们如饥似渴
默默吸收着每一句话

您笔耕不辍
书写着我们未来的模样
试卷上的红墨水
渗入纸张的纤维
长出细小的毛细血管

在这间平凡的教室里
您点亮了所有的可能
让我们得以看见不同的风景
走向不曾到达的远方

教师节来临
我们怀抱鲜花走向您
却无法回报您
那份如太阳般耀眼的光辉

黄瑶村之行

□林秋彦

我不羡慕外面的山河多么秀美,风光多么旖旎,世界多么波澜壮阔,我只眷恋惠东的一山一水,是如此的隽永情深。随着热浪渐渐退去,秋天带着诗意和深情纷至沓来,感觉身上每个细胞都蠢蠢欲动!仿佛是听到大山的召唤,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到大山走走吧!行走惠东,不需要多考虑,说走就走,就到白盆珠镇吧,一个叫黄瑶村的小村子吸引了我们。

来这个村里,是因为村里面有一位多年的朋友,这位李姓朋友早年在深圳某一小学校任校长职务,听说退休回到村里开荒种地干得热火朝天,所以早就想上来找他聊聊天。

老校长已泡好浓浓的山茶等我们半天了,多年朋友,无需客套,来到山里,把凡尘俗世的喧嚣通通屏蔽在大山之外,啊,我想说,世外桃源不过如此!上来山里感觉特别舒服,空气特别清新,做几个深呼吸,瞬间神清气爽。

茶浓情厚,还是边走边聊吧。六十有几的李校长精神饱满,健步如飞,我们几个还算年轻一点的却自愧不如。行走在黄瑶村,人变得惬意慵懒,秋意淡淡的黄瑶村,泛着各种色彩。峦花草树木沁人心脾,村中山峰环绕,峰峦叠嶂,树木纵横,美不胜收。我们看到,村里百年檀树、榄树、树葡萄、龙眼树参天

蔽日,一条河流贯穿全村,沿河有鹿窝潭、河树潭、圆潭、积龙潭、响水潭、公谷潭、水桶潭等数十个池潭及多座瀑布。李校长对村里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行走间,溪水潺潺,水雾飘逸,鱼戏浅溪。溪边怪石嶙峋,藤蔓缠绕,苔藓丛生,蝉鸣鸟鸣,如入仙境。

李校长说,近几年陆续有部分外出的村民回村修建房子,退荒还耕,发展农业;有人经营酒厂、饭店,种植沉香、楠木、黄花梨等品种繁多的经济林木果树;有人种植芋头、生姜、养头、沙姜、巴戟、石斛等农作物中草药;有人饲养家禽家畜、养蜂、采摘野山茶。

开学季里的小别离

□夏学军

梁实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去接你。而在母亲的心中,相迎与相送,都是不可或缺的。

高中时候在城里念书,每两周回家一次,享受母亲的温存和美食,也顺便带走半个月的零花钱。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通往城里的大客车限时发送,我总是坐五点半的那班车回家。母亲掐准时间去接我,一下车就看见母亲翘首以盼的身影,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温暖。母亲赶紧接过我的包,我挽起母亲的手臂,一路依偎着往家走。

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为了能在家多住一晚,星期一就得早起赶大客车。冬季天还没亮,母亲总是要送我

的,我俩走半个小时到车站,母亲陪我等车。早班大客车缓缓进站,母亲又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急匆匆地再嘱咐我几句已经说过千万遍的话,我急着上车找个好座位,嘴里胡乱答应着。直到汽车拉着我一点点离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变模糊,安稳地坐着的我,才感觉母亲一个人默默地回去的心情一定不好过,心情忽然就黯淡下来。

整整三年,都是母亲送我,风雨不误。如今母亲已是白发苍苍,依然住在县城的老家,由弟弟照顾着,而我,却忙得不能每两周回一次家了。

儿子上大学的四年是在省城,离家不太远,坐大客车一个小时而已。每次我都

要送他回学校,一路上帮他拎个小包,或者帮他买一点零食车上吃。到了客运站,陪着他买票,陪着他排队,也和母亲当年一样,临上车的时候把说过千万遍的话再嘱咐一遍,然后假装洒脱地说:快走吧,走了我就轻松了,我要过二人世界去。其实儿子不知道,直到他上车离开,我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车的方向。

儿子总说不用送,他一个大小伙子有啥不放心的,想他了打个电话,个把月之后就回来了。是啊,现在通讯多么发达啊,交通也便利,我也可以去学校看他啊。只是我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舍,就想和儿子多待上一会,说说话,舍不得分离,哪怕是小小的、短暂的,我想当年母

亲的心情一定有一部分是和我一样的。

想起那句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不想让儿子感觉到我太多的不舍,所以我假装洒脱,假装不在意,假装说送他就等于散步了。我想给他的爱,不应该有太多的羁绊,太多的牵挂,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任他远行。需要我时,一定站在他身边,给他支持与安慰;不需要我的时候,远远地望着他,祝福他,而我依然有自己的世界,活出自己的精彩,让他安心。

又见板栗开口笑

深秋像一个画家,以沉稳的笔,为天地万物染上浓淡不一的颜色。山林层叠,枫红似霞,银杏如金,而板栗树,也在这时悄然捧出酝酿了一季的果实。它们悄悄咧开了嘴,像是对着秋风微笑。偶尔一阵风过,那些成熟的板栗便像顽童一般,“噗”的一声,从枝头跃下。

外婆家的门前,就有一棵极有年岁的板栗树,粗壮的树干,需得两人伸手方能合抱,茂密的枝叶如一把舒展的巨伞,撑起一片荫凉,也撑起我整个童年的期待。

每当秋风初起,板栗树便开始悄然换装。叶片渐渐泛黄,而藏在叶间的板栗苞也由青转褐,外壳的刺变得坚硬锐利,宛若一只只蜷起身子的小刺猬。待秋意渐深,它们便不约而同地绽开裂缝,露出深棕色的果实,宣告着自己的成熟。

那时的我,总是一放学就飞奔到树下,仰着小脸在枝叶间仔细搜寻,一旦发现“开口笑”的板栗,便迫不及待地喊:“外婆!快来看,这个栗子笑啦!”外婆总是笑吟吟地从屋里走出来,手中拿着一根长竹竿和一个小竹篮。她举起竹竿轻轻一拨,板栗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下了一场热闹的栗子雨。

我像只撒欢的小兽,在树下跑来跑去地捡拾。偶尔被掉下的板栗砸中额头,疼得哎哟一声,但很快又被收获的喜悦淹没。外婆一边笑着叮嘱“小心点儿”,一边弯腰帮我一起捡。那些阳光斑驳的下午,她的笑容比秋阳还要温暖。

捡回来的板栗,在外婆手中总能变成美味。她先用水浸泡让硬刺变软,再

用剪刀仔细地剥出光滑饱满的果仁。我总想伸手去摸,外婆就轻轻拍开我的手笑骂:“小馋猫,急什么!”然后,她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最简单的煮板栗,满屋飘散着特有的甜香。我总是等不及及凉凉,一边吹气一边剥开往嘴里送,软糯甘甜瞬间漫开,外婆在一旁看着我笑眯了眼。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她拿手的板栗饼——板栗碾成泥,和面、包馅、慢火煎烙,成品外酥里糯,每一口都是朴实的幸福。我常常一口气吃三四个,直到肚子圆圆才作罢。

时光如寄,从不为谁停留。我离家读书、工作,回外婆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那棵板栗树也渐渐老了,枝叶不再繁茂,树干日渐枯瘦,但它依然沉默地站在老屋门前,像在等待什么。

去年秋天,我再次回到外婆家。板栗树仍在风中摇着一树微黄,许多果实依旧咧着嘴,像在迎我归来。我伸手抚摸皴裂的树皮,仿佛触到它这些年的孤独与坚守。

外婆头发已全白,腰也弯了,可笑容依旧温和。她仍拿着那根竹竿,陪我一起捡板栗,只是动作慢了许多。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心头泛起一阵酸楚。那晚,她依然为我煮了板栗,烙了栗子饼。熟悉的味道让我眼眶发热。

又到板栗开口笑的时节了,可外婆已去了远方,唯有那棵老板栗树依然抽穗结果。每当看到秋风中落下的板栗,我就好像看见外婆站在树下,笑着对我招手。那落了一地的板栗果,诉说着永不褪色的思念。

观音山下桃花艳

□肖建国

惠州多山,山上建的庙大多是观音庙。有观音,这山便美其名曰观音山。于是,观音山便多了起来。远的不说,单以惠城区为例,江南街道有座观音山,三栋镇同样也有座观音山。最直截了当的,要数横沥镇,它有一座村子坐落在观音山下,村名便叫观音山村。

走进村子,但见群山环抱,草木葱郁,空气中弥漫着时令季节的花香,耳畔弹奏着潺潺溪流与鸟雀啼鸣的合唱。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这里保留着原生态的质朴与宁静,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一切的生灵都显得生机勃勃,元气十足。

数十年前,我便与观音山村结了缘。那时,腾讯QQ刚刚兴起,随着小企鹅一闪抖动,国内外的大小事情瞬间便涌现在眼前。由此,我知道了观音山村有一座康熙年间垒成的石头寨子,虽久经风雨,但傲然屹立,并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于是我便驾车一路问讯过来。那时没有导航,若路牌指示不清,只得求助于路人。说真的,第一次进观音山村差点半途而返。原因是路太难走了。离开省道120线,几乎是钻进原始森林。路窄、坡陡、弯多,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积满雨水,颠得小汽车咣当直响,发出强烈的抗议。行车半小时,见不到一个人影,除了青山,就是竹林,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好像在幽暗中挺进大山胸膛。这情景,越走越怕,越走越让人心里发怵。不由得停下车来喘口气,看看地形,壮壮胆。犹豫着准备掉头时,一位农人骑着摩托车而来,他告诉我,再走几里路,就看见村庄了。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

第一次,不虚此行。不仅看到了石头寨子,还与寨子里居住的老人进行交谈,知道了这寨子的来历和传奇。据说,在明朝末年,廖氏先人为避战乱误入观音山,见此层峦叠嶂,林深谷幽,是一处难得的天然保护屏障,便留驻于此。他们用巨石垒屋居住,年复一年,慢慢便形成了占地约2万多平方米的石头寨子。其中有一大户,生了5个儿子,在寨子里建起了坚硬宽敞的“五福堂”,寓意兄弟团结和睦,五福临门。同时捐资扩建了寨子的碉楼墙体,设置了枪眼炮口,全面提升寨子的防御功能。以至于土匪到来,只能望“寨”兴叹,悻悻收兵。

我在寨子里转悠时,只剩下几位老人留守。因年代久远,屋内潮湿,很多人都搬到外面重新起屋建房。整个寨子残垣断壁,散发出孤单的气息,再无传说中那坚挺没没的光泽。

第二次去大概是在2015年,为了编撰《革命老区发展史》,我再次来到观

音山村。这次我才知道,观音山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评上的革命老区村。正是有了廖氏家族所建的石头寨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当时东江纵队的一个情报中转点和后勤供给基地。东江纵队依托石头碉楼的有利地形和防御条件与敌人周旋,曾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奠定了观音山村的“红色基因”,使之成为惠城革命老区村之一。

这次前来,是受村支部书记廖振良之邀,他想和我谈谈观音山村的发展。我在区委调研室工作已有20余年,对乡村发展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也曾在各镇(街道)开讲授课,他们亲切称我为肖老师。就凭这份信任,我也要来观音山一趟。

同样是从省道120线入村,老远就看见耸立的路牌。那鲜艳醒目的村标,精心设计的Logo,不仅能够吸引流量,更能展现乡村文化自信。拐入双向两车道的柏油村道,一排排绿树茁壮,留下遍地荫凉。阳光从枝枝杈杈的叶片里筛漏下来,再从车前玻璃折射出去,那种绚丽色彩,让人心旌摇曳,忍不住想扯开喉咙,吟诗一首;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是的,观音山村已今非昔比。廖振良已有了“破局”的话题,那就是正在打造的“寻梦桃花源”。横沥这地方,最高的山就是观音山,观音山很适合种桃树,廖振良选择种植鹰嘴桃。

据廖振良介绍,刚开始种植时,村民们既担心种不活,也担心种活后没有好收益。面对这种情况,廖振良组织干部盘回50亩抛荒地,以村集体名义带领大家种植。为确保果苗成活、挂果、口味好,廖振良带着村民代表四处拜师学艺,并把产桃地区的农艺师请进来,手把手教村民施肥、剪枝、病虫害防治。一招一式,直到村民学会学透学熟为止。

产果那年,为打开销路,廖振良上网直播带货。把镜头对准了那红粉扑霜、令人垂涎的果实,以及观音山优美的自然景观。客户通过视频,真切感受到村民的真诚,没等桃子落地,便被抢购一空。

桃花舞,桃花俏,桃花味道满山飘。这醉人的风景,引来了客户在此投资开办民宿,建起了民间酒坊,石头寨子也成了拍摄影片的新剧场,观音山村正朝着陶渊明笔下的梦境快步前行。面对这可喜的变化,我感用满腔激情,为这片见证烽火岁月的革命老区之村放声歌唱。